

1986-2000

巴金：这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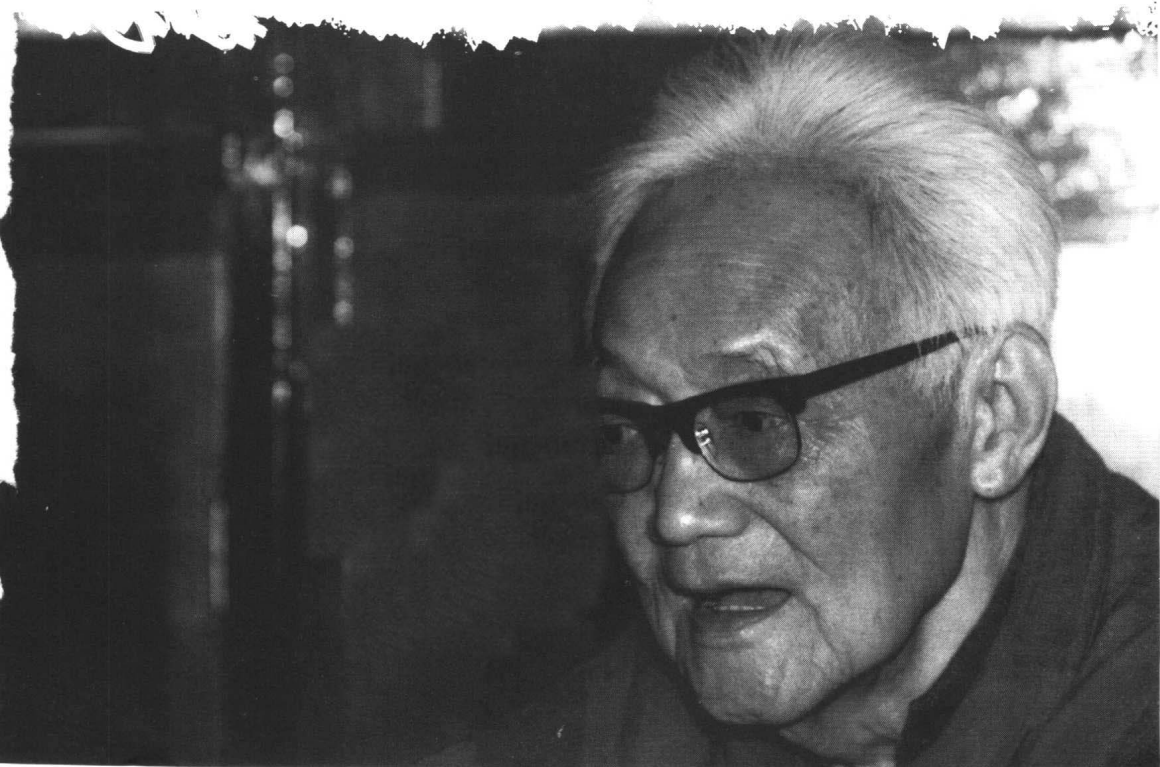
>> 陆正伟/著



巴金：这二十年

>> 陆正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巴金:这二十年:1986—2005/陆正伟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8-06512-8

I. 巴... II. 陆... III. 巴金(1904~2005)——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0135 号

勒口绘图 丁 聪

责任编辑 杨柏伟

特约编辑 沈原一

装帧设计 杨钟玮

美术编辑 杨德鸿

技术编辑 伍贻晴

巴金:这二十年(1986—2005)

陆正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5 插页 6 字数 265,000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7-208-06512-8/K·1247

定价 28.00 元

用心去追赶一个伟大的灵魂(序)

正伟兄把这本书的部分书稿寄给我，嘱余以序之。这重托让我感到惶恐。因为正伟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除了巴老的家人，陆正伟应该是陪伴巴老时间最长的一个。最早我知道他用照相机记录下了巴老晚年的面庞和身影。巴老辞世时，正是他的那本摄影集《世纪巴金》陪伴着我，送走了那个悲痛的夜晚。后来我知道了，陆正伟不仅摄影好，文章也写得好，图文并茂的《晚年巴金》，给我们讲了多少关于巴老的感人故事啊。现在，当巴老远行一周年之际，陆正伟又把《巴金：这二十年》奉献给大家。这使我想到了，如果说，正伟兄的摄影，是用光和影记录那个伟大的身影的话，他的这些文章，可以说是用心去追赶那个伟大的灵魂啊。

我和巴金老人只有两面之缘。第一次，是在1995年3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另外三位同志一起，被推举为作协书记处书记。那大概是巴老生前最后一次出席并主持作协主席团会议了。巴老坐着轮椅，在人们的簇拥和记者的包围下缓缓前来。我看到巴老的身上堆放着鲜花，几乎把老人家的脸都遮挡起来了，老人已经很瘦弱，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几位文学界的兄长大概很知道我的心思，拉我前去，希望把我介绍给老人家，我谢绝了。非不想也，实不忍也。当时我甚至想，文学界为了消弭隔阂、增强团结，请巴老出来担当一面具有感召力的大旗，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吧。然而，让年逾九旬的巴老担此重任，是不是有些残酷？……第二次见到巴老则是一次机缘巧合，那是我到杭州公干，住在汪庄，有朋友告诉我，巴老也正在这里休养。那次看望巴老，正是正伟兄领着去的。那天巴老坐在轮椅上，由护工推着，在西湖畔散步。正伟领我到老人家面前，我赶忙趋前握手、问安。巴老和蔼、亲切，讲话却难懂。我又木讷，常常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大家陪着巴老在西湖边走，最后把他送回到下榻的别墅里。向巴老告辞时，我自己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我对小林说：“小林，照顾好巴老，谢谢你！”小林不解地看着我，问：“为什么谢谢我？这是我爸呀！”我忙说：“可巴老……是我们大家的巴老啊……”

如此见面,对于我来说,是铭心刻骨的,然而比起天天陪伴在巴老左右的正伟兄来,是多么浮光掠影啊。捧读本书的校样,我时时被其字里行间所融汇的情感所感动着。如果不是一个天天随侍左右的有心人,哪能积累下巴老那么多生动感人、趣味横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把一个仁慈而又执著、温和而又深情的老人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不知道别人读后会有什么感受。在巴老面前,我时时感到了自己心灵的委琐和污浊。我告诫自己,好好地随着陆正伟,追赶那个伟大的灵魂吧。一本书,能使自负的我感到愧疚和渺小,激励我向新向善,其价值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吧。

陆正伟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巴金晚年生活的记录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不断地学习,把自己变成一个巴金先生的研究者。比如本书所涉及的巴金和曹禺、萧乾、刘白羽、张光年、贺绿汀、王辛笛、王仲晨等的友情,当然不少是作者的所闻所历,但应不难看出他在资料搜寻、积累和查证等方面,也都做了艰苦的努力。特别是本书篇末的“巴金年表”,作为先生人生最后二十年的翔实记录,应该说是弥足珍贵的。先生晚年卧病于榻、深居简出,文学活动和生活状况鲜为人知,这最后的年表由陆正伟制出,应该可以说是对巴金研究的独特贡献吧。

本书的第一篇,《巴金的最后时日》是使我泪水夺眶的篇章,因为文章中所描述的几个重要场面,我也身在其中。当然正伟所见,比我更为真切细致。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都看到了漂浮在东海海面上追逐着巴老的骨灰滚滚而去的玫瑰花瓣。

现在,放下这本书,掩卷而思,那花瓣之流又重现眼前。

追逐那个伟大的灵魂,我们愿结队而行。

这一点,我、正伟和千千万万的人,心灵相通。

是为序。

陈建功

2006年9月26日

目 录

用心去追赶一个伟大的灵魂(序) 陈建功

巴金的最后时日 1

永恒的爱 22
——巴金与萧珊

真情 31
——巴金与曹禺

生命之舟的航程 38
巴金与萧乾

友情谱就的诗篇 49
——巴金与辛笛

梦之歌 55
巴金与刘白羽

当桂子飘香时 65
——巴金与张光年

老而弥坚的情谊 71
——巴金与贺绿汀

有朋自远方来…… 75
巴金与文化友人

新世纪的曙光 80
巴金与王仰晨

同是育花的园丁 92
巴金与老花匠

“川扬帮,合我味” 97
——记巴金与厨师包国京

鸟的天堂 100
巴金与老护工

巴金身边的保健医生 103

真水无香 110
——记巴金与“王莎”的交往

120	《英雄儿女》幕后的故事
130	理想是怎样实现的 ——巴金与“十八速速派羊”
137	“交出自己的心” 巴金与读者
142	无声的祝福
148	“我永远是中国人的!” 巴金与“世纪宝鼎”
152	走近巴金老人
155	我亲历的巴金二三事
164	廿年呼唤梦成真 ——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
176	“散布知识,散布生命” 巴金与上海图书馆
184	寻访巴金在上海的“家”
201	巴金的祖籍在嘉兴
209	群贤“相聚”的地方 ——滕仰“慈同”记
218	画面相聚
222	一枚珍贵的纪念封
225	巴金百岁寿心壶
227	与星辰同辉
229	铜铸的沧桑
230	最后的签名本
233	巴金年表(1986年—2005年)
272	后记

巴金的最后时日

2006年初春,中国作协六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在上海锦江宾馆召开。休会时,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告诉我,他们把那幅经历过数千读者挥泪送巴老告别仪式、见证了这一历史性场

景的巴老遗像和巴老、萧珊骨灰盒接到北京后,现陈列在展厅中,供参观者瞻仰。听后,悲喜交加,喜的是,我仿佛看到读者们握着大门上巴老的手模走进展厅,那幅巴老笑对读者的大照片面对着大门,我想,巴老生前虽然没亲临过文学馆新馆,但眼前的景象正像他在《随想录》中所说的那样:“在梦里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此景是多么让人感到亲切,好似巴老同我们在一起。悲的是,陈馆长的话把我的思绪重又牵回到了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里,使我想起了巴老、萧珊投入大海怀抱那悲壮的一刻!在骨灰撒放仪式后的返航途中,小林、小棠将父母的骨灰盒郑重地交到了陈馆长的手上。让人凄然泪下的场景,在巴老去世前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亲身经历过好多次,每次对我来说都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

2005年的天气一反常态,进入了深秋还丝毫不觉有一丝凉意。9月30日那天的气温竟高达32℃,这样的天气连我都感到难以忍受,更不用说已过百岁的巴老了。这天是周五,轮到我在巴老病房值班。负责三病区的焦主任查完房后,走到外间对我说:“昨天我在外面会诊,没碰到小林,我想找她谈谈,根据巴老近来的病情,可能要做血透。”我听后,当即为她拨通了小林的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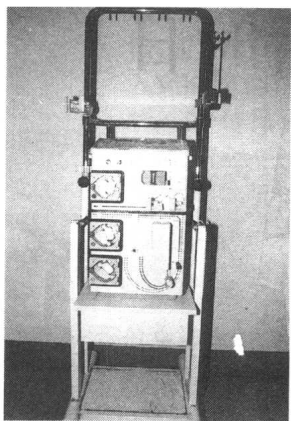
等焦主任走后,就见医生推着医疗器械进病房给巴老做腹部B超。一会儿,丁护士长陪着从



■中国现代文学馆一角。



■镶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上的巴金手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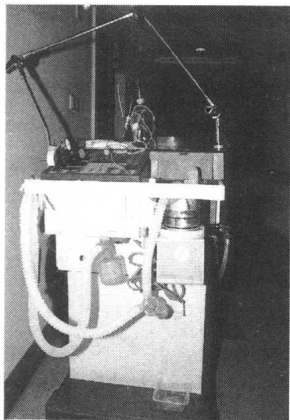


■巴老最后时刻用过的血滤机。

外院请来会诊的医学专家走了进来。刚忙完,营养科、皮肤科医生又分别来检查、询问病情。一上午,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比前几天要忙得多。因我常在病房,所以也约摸能看懂巴老床前的呼吸机和心脏监测仪上红红绿绿的各种基本数据,那天,我抬眼望去,仪器上显示的数据均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所以,在回作协的路上,我心里还在不停地嘀咕着:“要做血透,有这么严重吗?”

夜晚,我再次来到病房,同护理员张志国在外间看完央视的《焦点访谈》后,见显示仪上的心率仍保持在70跳左右,血压在120/50,氧饱和度为100。从表象来看,很正常,也很平静。但从化验报告上能看出,巴老肾的肌肝、尿素氮的指标都已大大超出了正常范围,而且还在发展。由于腹中那可恶的间皮细胞瘤在作怪,不断地产生腹水,使巴老原本虚弱的身子更难以支撑了,虽然医生在调整药品和加大药剂量,但见效不大,病情越来越危重了。当天上午,院方向中央保健办等有关单位发出了“病危报告”。

翌日,是国庆节,华东医院俞卓伟院长知道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金炳华要来医院探望巴老,便在病房等候了,在客厅里,俞院长给小林说着近一段时间巴老的病情,并商讨着院方采取的新治疗方案。小林告诉俞院长,昨天站在门口唤父亲时,见显示仪上的心率从70多跳一下升到130多跳。今天早上来时,我给爸爸打招呼,爸爸已有反应了。俞院长听人说,巴老那么大年纪,思维却很清楚,真不容易。没过一会,金炳华来到病房,他特意带来了一盆蝴蝶兰,摆放在客厅的花架前,使洁白的病室显出了几分生气,好似几只彩蝶在飞舞。过后,金炳华走到巴老的病床前握着巴老的手,向巴老致以节日的问候。



■巴老最后时刻用过的呼吸机。

10月3日,原定上午要给巴老做血透手术,医院为了慎重起见,后改为先请中山、瑞金、华山等医院医学专家、教授来给巴老作一次全面的会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会诊”。下午2:30,我从作协来到南三楼巴老的病房时,小林、端端、国焯已早早地在病房的外间等候了,里间正在给巴老会诊。不多时,小林、小棠被医生请到了会议室,听取医生们的会诊结果及下一步的治疗方案。还没等姐弟俩返回,护士把血滤机、急救、心脏监测仪一一推了进来,供血滤机用的专用水也一箱箱地搬进病室内,随即,俞院

长、焦主任及四病区的潘主任和负责血透的孙建设主任、丁护士长、护士小蒋、小赵等数十人围在巴老的床边，小小的病房里站满了人，巴老的亲属都坐在外间的沙发上，静静地等候着，空气也好像逐渐凝固了。手术还算成功，只用了个把小时就做完了。接着，血滤机便开始工作了。我知道，病人一旦用上了血滤机，就难以去掉了，而且还有一定的风险性。随着机器动作时发出“吱，吱”声，我的心也被收得越来越紧了……

巴老的病情也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10月1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受胡锦涛、曾庆红同志之托专程从北京飞抵上海。下午，贺国强部长在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秘书长等陪同下来到医院探望病危中的巴老，他们听取了俞卓伟院长对巴老病情的详细介绍后，表示中央非常关心巴老目前的病情，希望医院尽力抢救，对医院先前采取的措施感到满意。最后，他还向小林、小棠表示了深切的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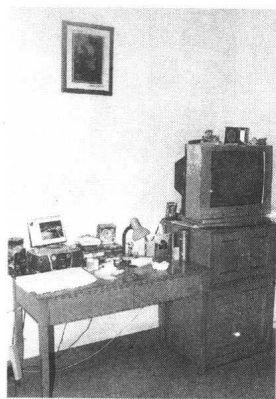


■1996年，金炳华到医院探望巴老。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巴老的病情却未见好转，时而会出现血压猛然下降、心率突然加快的症状，危情随时会发生。原先，医院怕外人将病菌带进巴老的病房，引发感染，便在门口张贴“闲人免进”的告示，因此，巴老的亲属平时也很少进入。小林有时也只能站在门口提着嗓音大声地与巴老说话。这几天，才开始允许亲属们戴上口罩进屋看望。10月14日是巴老病危的几天里精神最好的一天，双眼睁得大大的，明亮得很，此时，小林站在床边握住巴老的手来回的抚摸着，轻声地唤着：“爸爸、爸爸。”巴老听到后，看着小林，嘴张着，舌头在口中不住地蠕动着。正在边上给巴老做血透的孙主任见后，马上兴奋地说，巴老有话要说。在场的人中，可能只有与巴老朝夕相伴的小林才能从父亲的神态中知道他此时最想说的话，她看出了父亲因想讲话但又苦于发不出声来，时间一长，怕累着了，小林赶紧说：“爸爸，你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完，父女俩把手握得更紧了。

10月16日，我一早来到医院。张志国对我说，巴老昨晚又出现了一阵心率和血压极度不正常的现象，而且，还伴有低烧。听后，我的心猛然一紧，有低热说明巴老又受感染了，这真是雪上加霜的消息。我急步走到病室门口，只见巴老正处于睡眠状态，他的额上放着医用冰袋，在作物理降温。原来，为了减缓巴老心律过快、气喘的病痛，医生在点

滴中加了少量的“安定”。俞院长同医疗小组都密切关注着巴老的病情,能看出,俞院长又一夜没合眼了,自巴老报病危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抢救工作中,说他“废寝忘食”,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所以,大家都称他有“特异功能”,是真正的“劳动模范”,他对巴老不仅有感情而且对病情也熟悉,发现有细微的变化,他就与巴老家人商量通气。那天夜晚,俞院长见小林多天来一直陪伴在她父亲身边,十分辛苦,就让小林的表弟陆盛华往家里打个电话,劝小林今晚不用再来医院了,如有情况再请她过来。但小林放心不下,在电话那头说,还是来一下,如没事再回去。晚饭后,她又匆匆赶到了医院。



■巴老去世前病房内一隅。

10月17日清晨,我见抢救小组的孙建设主任行色匆匆地从南楼病区往外走。看得出,他与其他医生从昨晚一直忙到现在。昨天深夜,巴老的病情又出现了反复,我接到马绍弥从病房打来的电话后,立刻赶到了医院,到时,小林、小棠、国焯、端端已先我而至。此时,夜深人静,巴老的病房里却灯火通明,我与殿熙、李舒站在阳台上透过落地长窗看到医生们个个神色严峻,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监测仪上的各种数据,护士川流不息,忙个不停。这样的情况,在巴老病重的这两年里常会发生,有时来得很凶险,也很危急。最后都被巴老旺盛的生命力化险为夷,连见多识广的医生们有时也感到不可思议,只能把它看作是“奇迹”,也许是心理上的缘故,每次我都要比别人乐观些,相信巴老总会渡过难关的。果不其然,凌晨2点,巴老

的病情就逐渐地平稳了下来。

这时,我望着孙主任匆匆的背影,心想,巴老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吧?当我急步跨进病房时,巴老仍处在睡眠状态,监测仪上的数据也在正常范围内,俞卓伟院长、焦主任等医生在病房里静静地观察着巴老的病情。只有血滤机在不停地工作着,不断地发出“吱,吱”的声响。小林和马绍弥坐在外间的沙发里,原来,他们生怕巴老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没有回家,一直守候在旁。

中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等一行到病房探望后离开不久,巴老的病情就发生了变化,血压在往下降,心律也开始不齐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得到消息后,马上赶来了,他自国庆节那天来沪探望后,始终放不下心来,经常来电询问病情,当接到医院发出的“病危报告”后,他立即飞抵上海,在沪时,几乎天天到医院了解病情,有时一天跑上好几趟。随后,上海作协领导孙颔、赵长天、赵丽宏、宗福先、臧建民也来了;巴金文学研究会的陈思和、周立民、冯沛龄及徐铃、

赵兰英、彭新琪等陆续赶来了。

巴老几度病危，小林、小棠不忍心再看着父亲受到病痛的折磨，数次向俞院长提出不要再采取抢救措施了。俞院长含着泪说，巴老的心脏还在顽强地跳动着，我们怎能忍心呢？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会作百分之百的努力。此时，巴老病房里的医生也多了起来，血滤机在转动着，增压药的剂量也在增大。只见监测仪上的心率、血压、氧饱和度继续在往下降，巴老的呼吸机也开始逐渐地减弱。小林、小棠、唐宁、端端、国桀、马绍弥、陈济、陆盛华、汪致正等亲属都默默地守在床旁，寂然无声。巴老一直处在安睡中。小林紧紧地握着巴老的手，虽然相对无声，但她在用心与父亲交流着，用血管里流动的热血交流着，这样的亲情抚慰恐怕比世间任何一样东西来得纯洁和美丽！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人们焦虑地在阳台上朝着落地长窗站着，感到此时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心中只有祈祷着：期望巴老转危为安。但事与愿违，18:25，巴老的心率只有62次，血压也降至50/27，氧饱和度却出现了我从未见到过，也最不愿见到的那条直直的绿线了。见此，我立即把此情报告了刚外出办事的孙颢。不多时，他就赶了回来，与金炳华一同站在巴老亲属们一起，几十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监测仪上不停跳动着的各种数据，眼睁睁地看着心律，血压缓缓地往下降，心急如焚。

18:50，国务委员陈至立赶来了，她是来沪考察工作的，下了飞机，在途中听说巴老已在弥留之际，当即让驾驶员掉头直驶华东医院，她饱含着泪水同巴老的家属们一道守候在床前，与巴老作最后的诀别。19:00，巴老的心率已降至54次，血压26/41，仅仅过了6分钟，监测仪上始终在起伏滚动前移的小亮点画上了一根直线，巴老这颗跳动了百余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告别了他心爱的读者，远去了……

人们怎能接受得了这无情的事实呢？泪水夺眶而出，寂静的病房中立即传出了阵阵悲痛欲绝的哀哭声，这是多么让人悲切，撕心裂肺的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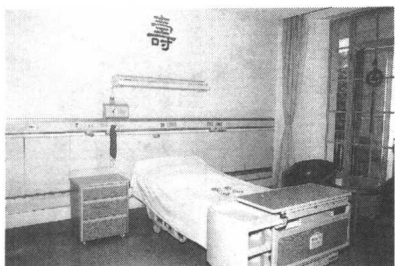
病室内的抢救器械很快被撤走，丁护士长、护理员蒋老师、颜老师及护士小蒋、小棠给巴老换好了装，戴上了眼镜，床柜上摆放着一篮鲜花，长窗下排列着几盆蝴蝶兰。市长韩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市政协



■1994年后，医院成了巴老的一个特殊的“家”。巴老在这幢楼（华东医院南楼）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巴老住在南三区的21病床卡号。



■巴老在华东医院南三病区的病室，在这张病床上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主席蒋以任分别赶来了，市委副书记刘云耕、罗世谦、殷一璀、王安顺和市委常委及市有关领导依次向巴老遗体鞠躬志哀。

在病中，与巴老走得最近的要数谭老师、蒋老师和颜老师三位老护士了，她们有着丰富的护理经验，由于护理得当，没让长期卧床的巴老患上褥疮，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三人中数谭老师在巴老身边工作最久，年岁也最大，本应在家安享晚年了，但她见巴老病情如此危重，多次表示，要为

巴老护理到最后一刻。数月前，谭老师患了腰脊椎病，疼痛难忍，坐卧不安。医生同家人都劝她放下手中的工作卧床养伤，她不愿放下手中的工作另换别人，于是，她一边在医院接受治疗，一边用宽皮带扎在腰间坚持工作。这天，谭老师没在班上，闻讯后心急火燎地赶到病房，在床前面对着巴老悲戚地说道：“巴老，我来迟了。”说完，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

当人们处在悲痛万分之际，有两辆汽车正风驰电掣般地从西子湖畔朝上海方向疾驶，他们之间虽没有相约，但彼此要见巴老最后一面的心情是一致的。原来，在18:00，浙江警卫局的顾正兵处长收到了殿熙从华东医院发来“巴老危在旦夕”的短信，正在任务上的顾正兵立即向省公安厅黄庆河副厅长报告，黄副厅长马上让顾正兵把巴老在杭州汪庄养病时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服务员小曹、小李、小高和厨师小来召集到一起，登车就往上海赶。当看到巴老已离他们而去时，都站立在床前泪如泉涌。

另一辆车上坐着的是曾被巴老称之为是“家”的杭州创作之家的小柯、小陈和小章。20:30，他们作为送别巴老的最后一批友人赶到了华

东医院。面对安卧在病床上的巴老，小柯主任悲痛不已地说，巴老为创作之家题写的：“这真是我的家，我忘不了在这里过的愉快的两个星期。”我们计划着在创作之家整修一新后，把巴老的题词镌刻在大理石上，作为“镇家之宝”，永世流传，工作人员都期待着巴金爷爷能再次回到这个“家”住上几天。没想到……

夜晚，天色格外的阴暗，华东医院只有南三楼病区过道灯还亮



■1997年巴老同来沪探望的杭州汪庄工作人员合影。

着,赶来送别的人越聚越多,会议室、走廊中、客厅里、阳台上都站得满满的,巴老就要离开这间住了四年之久的病房了。四年前巴老从东楼搬来时,我为巴老来回搬运东西时的欢乐一刻仍记忆犹新。那天,我从小林口中得知巴老要搬到已整修好的南楼病区了。听了,心里甭提有多高兴,知道巴老虽然还得继续住院,但能换新病房,至少说明巴老的病情稳定和有所好



■巴老同杭州创作之家工作人员合影。

转。搬进南楼321病房后,巴老的精神也特别的好,见我们都在忙乎,他几次张口想说话,但没发出声来。新病房前是医院花园里的大草坪,小林站在病床前对巴老说,待天气好些时,可坐上轮椅在阳台里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可是,这片近在咫尺的绿地,巴老终因病重,没能跨出病室一步,也没能在阳台上看上一眼,更不用说小坐一憩了……

送别的人都静静地等候着,好像谁也不愿惊扰“熟睡”中的巴老。此时,亲属们缓步来到床前,小林轻声地对巴老说:“爸爸,你休息吧!”随后,站立在一边的俞院长率医务人员向巴老遗体深深地三鞠躬,上前为巴老蒙上了白布,然后抬上担架车。在俞院长的引领下,医务二处的李茹及颜老师、护士小栾、小蒋及巴老家人扶着担架推车经过长廊,穿过底层大堂,医院的灵车已等候在南楼门口了,在去太平间的小道上,只见数百人的长队随着灵车缓步而行,一路上,有无数双手扶着车厢栏杆,在昏暗的灯光下,只有低沉的抽泣和“沙、沙、沙”的走路声,一条百十米长的路走得沉沉的,长长的……

噩耗通过电波很快传遍全国,乃至全球,无论在家乡成都故居的双眼井旁和百花潭公园“慧园”的巴老立像前及巴金文学学院的展示大厅里,还是在巴老祖籍地浙江嘉兴和他晚年居住过的杭州西湖边,人们都以瞻仰、献花、追思、座谈、吟诗、上网、朗诵、展览等形式表达着对一代文学巨匠离去的悲痛之情。

上海是巴老长期生活过的地方,无论是巴老早年就读过的南洋中学校园还是在武康路的寓所和淮海坊的旧居及巴老任主编的《收获》文学杂志社和上海图书馆、市政协等单位都设置了灵堂,怀念的鲜花



■巴老逝世后,上海市作家协会举办了“怀念巴老”的展览。



■上海作协大厅“怀念巴老”展览一角。

寄托着无尽的思念。在巴老长期工作过的上海市作家协会大院内,失去了往日文友们相聚一起时的欢声笑语,气氛显得格外地沉闷。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把作协大厅布置成“怀念巴老”的展览会,大厅中央安放着从未向读者公开展示过的由陶艺工艺大师徐秀棠创作的巴老半身紫砂塑像,像前摆放着用101朵红玫瑰扎成的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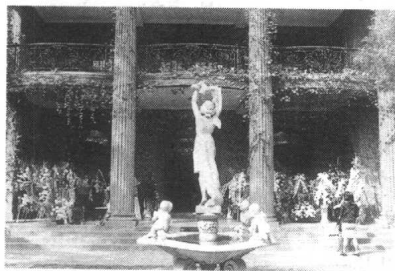
米高的大花篮,展厅四周布满了巴老在各

个时期生活、工作时的大幅照片及他捐赠给作协的部分著作和珍贵的手稿实物。在展厅的一隅,还不间断地播映着巴老生活和工作时的电视片。读者来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在图片前流连忘返,在塑像前驻足默哀。在每一个花篮、每一个留言的背后都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展览会开幕的第一天,已92岁高龄的倪伯英骑着助动车就赶来了,他轻轻地抚摸着巴老的塑像,老泪纵横,还把一张写有“巴老,你永远活在我心中”的卡片放在像前。翌日,他又来到展厅,捧来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巴老赠给他的签名本及在一起的合影照,让参观的读者共同分享。他动情地指着巴老的签名说,巴老晚年因手抖得厉害,每次送他书时,总会深表歉意地说,签的字太差了。巴老真是一个大好人!如今,我捧读他的书,好似巴老仍在我们身边,他没有离开。

有一只挽联上落款为“一位读者”的花篮颇为注目,经打听,是巴老百岁华诞时创意设计“世纪巴金”个性化邮票的出品人郑于康送的,他在筹划制作邮票时,细细地读了巴老的许多作品,还反复端详着我为他提供的巴老的各种照片。所以巴老用心与读者交流,用微笑面对读者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刻在了心中。巴老逝世的当晚,他就向花店预订了一只用红玫瑰扎成的大花篮,第二天,以“一位读者”的名义送到作协门卫室,便悄然地离开了。这是作协收到的第一只悼念花篮,也是唯一没

留下姓名的花篮。过后,他对父亲郑恩德说:“巴老最惦记的是读者,心中最存得下的也是读者。我感到以读者的身份给巴老送花篮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像郑于康这样热爱巴老的读者接踵而至,密密匝匝的花篮在大厅前的平台放满后再延伸到石阶上,每面墙上都张挂着雪白的挽幛,后又陆续送来的挽幛只能整齐地折叠着摆放在一边,其中有几次给巴老写信并得到过巴老亲笔回信的无锡市钱桥



■上海作协大厅前排满了读者送来的花篮。

镇中心小学 6 000 余名师生在“巴金爷爷，您走好”挽幛上的签名；有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 000 多名师生自发地在“巴老，您慢走”白布上的签名，每个签名表达着无限的悲伤和不尽的缅怀。我想，矗立在作协大厅前喷水池中的那尊大理石爱神雕像面对如此动人的场景，如果有知，也一定会落下伤心的泪水的。

从展览会开始，作协安排了 2 名专门接听读者的来电和传真的工作人员，但面对着如雪片般飞来的唁电、唁函只得再增加人手帮助整理和登录，我在国内外发来的唁电中看到了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唁电，他说道：“从今天早晨的报纸上惊悉巴金去世的噩耗，在感到深深悲哀的同时，对巴金先生再度产生巨大的敬意。我以为《家》、《春》、《秋》是亚洲最为宏大的三部曲。目前，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三部曲，越发感到先生的伟大。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着这个典范来回顾自身……”

10 月 21 日，巴老的侄女国燊托我到华东医院给住院的柯灵夫人陈国容和曹禺夫人李玉茹送讣告。她俩虽不同住一个病区，但这几天的心情是相同的，见我后都仔细地询问着巴老的后事，都为因病不能给巴老送别深感遗憾。我无意间向李玉茹谈及明天下午将在医院为巴老起灵时，李玉茹听后即说，无论病得怎样，明天一定要下楼送巴老一程。

第二天 14:35，我随巴老亲属坐面包车来到华东医院，这时，医院大门口已聚集着许多闻讯赶来送行的人，医院门卫不得不关启了移动大门。车直驶到南楼前，只见几十位医务人员早已等候在路旁，他们手拉着一幅十多米长的白布，上面书写着“巴老，医务人员永远怀念您！”的黑体大字。我望

去，一张张都是我熟悉的面孔，所不同的是，此刻他们脸上都失去了昔日常有的微笑，个个神情黯然，十分悲伤。小林、小棠同亲属们下车后径直走到他们面前，与大家一一握手，流着眼泪连声说道：“谢谢你们，谢谢！”当走到蒋老师、颜老师跟前时，小林与她俩久久地相

巴金，高举着燃烧的心
2005年10月17日傍晚，在华东医院
送别敬爱的巴金先生，他的心臓非已停
止跳动，但他的高尚人格和博大精神
如蜡烛永不熄灭，这悲伤的时刻，抄
录去年的诗句：寄给绵长哀思……
我仿佛看到
高举着一颗燃烧的心
在苦难中奔跑在浪涛里挣扎
在寒冷的岁月里照耀着真理的河
他把自己化成泥土哺育着春天的草木
在激流中探索幸福
在寒夜里追寻光明
他告诉历史 敢谈真话
才是大写的真人
2005年10月16日下午 赵丽宏

作家赵丽宏为“怀念巴老”展览题写的悼诗。



■巴老亲属向华东医院医务人员表示谢意。

拥在一起。

丁护士长眼泪汪汪地对我说：“我们都是自发而来为巴老送行的，有的在班上离不开，心里还不高兴着呢。”在护士们的眼中巴老始终是一位能体谅别人的“模范病员”，在治疗时，他宁可自己忍着病痛，也不愿麻烦别人，巴老的静脉血管细而脆，吊针时往往要扎几针才能成功，手背上经常出现瘀血凝成的片片乌青，但他从不埋怨。所以，大家在他

身边工作时都很舒心。在最后的几年中，巴老因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时，医务人员仍像对待自己的爷爷一样，常与巴老说说心里话，握握巴老的手，有时还会亲昵地拉拉巴老的耳垂，病房里时不时会传出欢快的笑声，大家都想用自已的劳动使巴老身体早日康复，有的护士还从书店买来了巴老的作品，想等着巴老康复后请他在书上签个名呢。

巴老在华东医院住院的几年中，从北楼搬到东楼，又从东楼搬迁到南楼病区，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医生护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每当离开巴老调到新的岗位工作时，恋恋不舍之情感人至深，我想，这大概就是巴老的人格魅力所致吧，也正是这无形的力量，把彼此的心凝聚在了一起，用自己的爱心，融成了人间美好的情愫，这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现实生活中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14:55，负责起灵工作的张学才正步走到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怀山面前立正报告：“为巴金先生起灵工作一切安排就绪，请首长指示。”孙怀山神色凝重地宣布：“起灵！”这时，只见6名身穿深藏青西服、系着深色领带、戴着白色手套的工作人员抬着已安放了5天的巴老遗体缓缓地走过小道，走向灵车。当灵车经过巴老亲属面前时，小棠将一束鲜花放在父亲身上，俞院长代表医院献上了鲜花，排列在一边的医务人员见此都再也抑止不住心头的悲痛，热泪滚滚而下，大家知道，巴老此次真的要离开医院这个特殊的“家”了。在送别的人群边上，我看到了李玉茹，在寒风中，她裹着厚厚的冬衣坐在轮椅上，不住地用手巾擦拭着眼泪，在她不远处还站着泪流满面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她与李玉茹同住一室，得知此事后，与李玉茹早早地在花园边上等候了。

医院东楼门前的平台上站满了身穿病员服的老同志，见披着黑纱的灵车徐徐驶过时，有的弯腰鞠躬，也有的挥手道别。灵车出大门后，沿着延安路往西行驶，市民们站在路口驻足而视，目送着车队通过。牌号为沪D—G1966的灵车开着双跳灯上江苏路匝道后向西南方向，一